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# 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## (17)

罗治华　吕　伟　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**

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（17）/罗治华　吕　伟选编．—
广州：暨南大学出版社，1996.4
（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）
ISBN 7－81029－449－0

Ⅰ．外…
Ⅱ．罗…
Ⅲ．小说－作品集－世界
Ⅳ．I14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广东省封开县人民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经销
开本：787×1092　1/32　印张：5　字数：10.8万
1996年4月第1版　1996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－15000册
全卷25本　总定价：125.00元
（每本5.00元）

# 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**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编委会名单：**

**主　编**　徐位发

**副主编**　卓支中　魏中林

**编　委**　徐位发　卓支中　魏中林　罗治华　王列耀
胡跃生　严奉强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# 玛丽亚·夏德莱恩那

路易·埃蒙

“弗朗索瓦·帕拉迪那年是盛夏时来的，来自‘河流上游’的神秘地区。每当回忆他讲过的那些十分朴实的生活时，总免不了会回忆起灿烂的阳光、成熟了的矢车菊、荆棘丛中正在凋谢的千金榆树上的最后一批花朵；继弗朗索瓦之后，洛朗佐·絮尔普勒南带来了另一种幻景，那是远方美丽的城市、舒适的生活，各种各样闻所未闻的奇迹；厄特罗珀·加尼翁表露爱情时，腼腼腆腆，带有愧意，好像事先就已经丧失了勇气，因为，他知道，富有诱惑力的东西，他拿不出来奉献给她……

“玛丽亚·夏德莱恩那觉得她脑海里的那个疑问似乎有了答案。这样度过一生，在这样一个地区，跟她母亲一生一样，再往后，死了，留下一个悲伤的男人以及家里人对自己那些高尚品德的怀想。

“我们心目中十分清楚，我们是有一项职责：坚持下去……说不定，这为的是，再过若干世纪，叫全世界注视我们……并说，这些人是一个不会灭亡的民族……我们自身就是见证。”

# 一

“走吧，弥撒作完了。[1]”

佩里邦卡教堂的门开了，走出来一群男人。

刚才，这座教堂门前还显得荒凉。它矗立在佩里邦卡河陡峭河岸的路旁，河里的冰层上覆盖着积雪，酷似一片平原。厚厚的积雪，把道路和原野也覆盖住了。透过灰色的云层，四月的阳光只放射出几束冷峭的光线，滂沱的春雨尚未降落。在这个白皑皑的冷寂世界里，矮小的木建教堂，稀稀落落地分布在道路两边的房屋——同样也是木制的，阴暗的森林边缘——离得那么近，简直构成一种威胁，这一切表明：在这朴实无华的地区里，生活的道路是多么坎坷。现在这些男人和小伙子们跨出教堂的门槛，三五成群，聚集在宽阔的台阶上，他们愉快地相互问候、打趣，时而谈正事，时而说笑话。不难看出，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，是生性快乐、终日喜笑颜开的民族。

克莱法·珀藏是铁匠塔代·珀藏的儿子，他穿一身浅色的夏装，有宽宽的垫肩，是美国货。为此，他扬扬得意。不过，这个星期天寒气未消，他仍戴一顶冬帽：兔皮衬里带护耳的黑呢帽，没戴他惯常喜欢戴的硬毡帽。

他旁边，站着埃吉德·西马尔和一些别的人；他们像他一样，是从老远乘雪橇来的。他们走出教堂时，把身上宽大的皮大衣的搭扣扣上，并用红色腰带束紧大衣，以便防寒。村里的青年人，穿着水獭皮领子的皮大衣，十分讲究，他们在同纳泽勒·拉鲁施老头谈话，态度十分恭敬。纳泽勒·拉鲁

施身材高大，灰色头发，双肩宽阔而瘦削。他来望弥撒，没换装，照旧穿着平日穿的衣服：一件羊皮衬里的棕色粗布短上衣，一条补丁裤子，一双灰呢长袜，一双北美麋皮鞋。

“啊哈！拉鲁施先生，河对岸的情况好吗？”

“不坏，年轻人呀，不坏！”

每人从衣袋里掏出自己的烟斗，和一只用猪膀胱制的口袋，里面装满用手揉碎的烟叶；经过一个半钟头的弥撒，挺憋得慌的人们终于能心满意足地开始抽烟了。他们一边品尝头几口烟的滋味，一边像久别重逢的人那样谈天气，谈即将来临的春天，谈圣·让湖以及各条河流的冰冻情况，聊他们的生意和教区的新闻。由于距离远，道路不良，他们这些人每星期只能见一次面。

“湖面上的冰还挺结实，”克莱法·珀藏说道，“可河上的冰已经靠不住了。这礼拜，岛对面同沙滩平齐的冰已经化了。那些地方，一冬都有始终没结冰的窟窿。”

别的人也不等冰雪融化，土地露出脸来，就谈论起今年的年景大体上如何了。

“我跟你们说，今年会歉收，”一个老头说道，“因为，还没下雪，地就冻上了。”

接下去，谈话慢慢地少了。人们转过身来，到第一级台阶去。拿破仑·拉里伯尔泰站在那儿，像往常一样，他正准备大声报告本教区的新闻。

他定住身子，沉默片刻，等待大家安静下来。他的双手紧紧地插在猞猁皮大衣的兜里，额头皱起，直筒无边帽压齐眉心，露出半闭着的、炯炯有神的双眼。众人静下来后，他憋足劲儿，大声宣告新闻，像赶大车的上坡时吆喝他的马似的。

“码头工程将重新开始……我已经收到政府拨的款子，谁想受雇干活，在晚祷前找我即可。如果诸位想叫这笔钱留在本教区，而不流回魁北克市的话，请告诉我，以便从速录用。”

有几个人冲他走去，另外一些人显得无所谓，只以哈哈一笑作答。一位妒忌的人小声说：“哪位当领班，一天挣三个皮阿斯特[2]？当然是老好人拉里伯尔泰先生……”

这人讲这话，与其说出于恶意，不如说出于嘲弄。所以，说完了，自己也笑起来。

两手一直插在大衣兜里，挺直身子，摆正肩膀，站在最高那级台阶上，拿破仑·拉里伯尔泰继续高声嚷着：

“罗伯尔瓦尔的一位土地丈量员，下周将到达本教区。有谁在夏季重修篱笆之前，要丈量土地面积，现在请打声招呼。”

这条新闻通告毫无反响。佩里邦卡的农民不大在乎，他们拥有的土地地界是扩大了，或者缩小了；是占了几平方英尺的便宜，还是吃了几平方英尺的亏。因为，他们之中最健壮的人，尚有2/3的特许土地未曾垦殖，还有大片大片的森林和大草原等待他们去征服。

拉里伯尔泰接着喊道：

“这儿有两个人收购皮货。你们要是有熊皮、水貂皮或者麝鼠皮、狐狸皮，请于星期三以前去商店找他们，或者跟弗朗索瓦·帕拉迪接洽也行。他是从米斯塔西尼来的，跟那两个人是一伙。他们有的是钱，凡是一级皮货，均付现款。”

新闻报告完毕，他走下台阶。有个长相狡黠的小矮个占了他刚才那个位置。

“谁买这头纯种猪崽？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指着一团臃肿的东西，就在他的脚旁，装在袋子里，还直晃动。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他的话引起一阵哄笑。

“奥尔米达的纯种猪？可骗不了我们！长得跟老鼠一般大，欢蹦乱跳，和松鼠一个样，能隔着篱笆蹿过去。”

“二角伍！”一个青年人以嘲笑的口吻高声叫道。

“伍角！”

“一个皮阿斯特！”

“让，你别发疯了。你老婆怎么会许你花一个皮阿斯特买这么一头猪呢！”

让还一个劲地还价。

“一个皮阿斯特，我绝不反悔。”

奥尔米达·贝吕贝做了个轻蔑的怪样，他还等待有人出高价。然而，听到的只是冷嘲热讽及哈哈的笑声。

这时，轮到妇女们走出教堂了。她们无论年轻，还是上了年岁，不管长得漂亮，还是难看，几乎每人都穿着毛皮大衣或厚呢子大衣。因为，礼拜天望弥撒，是她们一生中少有的节日。为此，她们脱下了当地人穿的粗布连衣裙和羊毛衬裙。一个外国人，在这荒芜人烟的地区，在这与世隔绝、无涯无际的森林里，在这白雪皑皑的国度，发现她们这么标致，看到竟有如此典型的法兰西女性的装束，会为之诧异的。无疑，这些农妇的装束打扮，跟法国外省大多数阔气的年轻女人毫无二致。

克莱法·珀藏在等路易扎·特朗布莱，她是独个儿来的，他俩沿着木板人行道，正向前面的一些住宅走去。有的人很高兴跟路上遇到的年轻姑娘们说几句玩笑话；他们按照魁北克当地的习惯，都亲密地以“你”相称，自然还因为，他们几乎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。

皮特·戈德罗扭过脸，朝着教堂门口宣布说：

“玛丽亚·夏德莱恩那去圣·普里姆玩，已经回来了。瞧，夏德莱恩那大爹接她来啦。”

村里不少人认为，夏德莱恩那这家人简直是外乡人。

“萨米埃尔·夏德莱恩那在翁夫勒尔上游的树林里，在河那边有地吗？”

“是的，有。”

“跟他在一块的那个是他女儿，啊？玛丽亚……”

“哦！她在圣·普里姆她姥姥家玩，已经一个多月了，她姥姥家姓布夏尔，是圣·热代翁的维尔弗里德·布夏尔的亲戚……”

人们好奇的目光转过去盯着高处的台阶。其中一位青年男子，以农夫的方式，向玛丽亚致敬：

“一位又漂亮又粗壮的姑娘！”他说道。

“当然啦！一位既漂亮、粗壮，又有勇气的姑娘。可惜！她住在林子里，离这儿那么远，真倒霉！村子里的青年人晚上怎么能去他们家串门呢？她家住在河对岸那边，在瀑布的源头那边，离这儿至少 12 英里；况且，最后几英里几乎没路。”

小伙子们一面带着扬扬自得的微笑注视着玛丽亚·夏德莱恩那，一面议论这位难以接近的漂亮姑娘。然而，当她同她父亲走下木台阶，经过他们面前时，他们变得局促不安，笨拙地往后退，仿佛在她和他们之间有一道障碍：比渡河还困难，比在树林里走 12 英里烂泥路更可怕。

聚在教堂前面的人群渐渐走散了。有的听完各种新闻，回家了；有的在回家以前，先到村里众人聚会的两处地方中的一处，混上个把钟头：一处是本地教堂神甫的住宅，另一

处是商店。那些从开垦地来的人们——他们垦殖的土地笔直地排列，形如一条条长河，位于森林边缘——各自解开排列齐整的马匹，把空橇拉到教堂台阶下面，好让女人和孩子们坐上去。

萨米埃尔·夏德莱恩那和玛丽亚刚上路，一个年轻人就走到父女跟前：

“您好，夏德莱恩那先生。您好，玛丽亚小姐。我遇上您们真是巧得很，因为您的地在河的那一头；再说，我又不常来此地。”

他目光没有忌讳，轮番打量着父女俩。他像是为了思考，或出于礼貌，才把眼睛转到别处；而且，双眼立即又转回来盯住他们俩，重新探究他们俩。这是一双清澈明亮、充满光采的眼睛，一双质朴又贪婪的眼睛。

“弗朗索瓦·帕拉迪！”夏德莱恩那大爹惊呼，“真是巧得很，一晃好些年，我没见着你啦，弗朗索瓦。你父亲也去世了。你还留着地吗？”

年轻人没作答，他好奇地瞧着玛丽亚，脸上绽开爽直的微笑，似乎在等玛丽亚开口。

“玛丽亚，你还记得米斯塔西尼的弗朗索瓦·帕拉迪吗？他几乎没变。”

“您也没变样，夏德莱恩那先生。可您女儿变了。不过，我可以一下子认出她来。”

前一天，他们是在圣·米歇尔戴·米斯塔西尼度过的。那天下午，阳光灿烂，天气晴和。然而，与这位年轻人七年以后重逢，还听到叫她的名字，玛丽亚的脑海里便浮现出一幕比昨天的景象更准确、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情景：那座红漆带

顶盖的大木桥，宛如一只特别长的挪亚方舟；河两岸群峰连绵，山势峭拔；那座古修道院依山傍水，若隐若现；湍流的河，犹如挂在云梯上，一泻千里，水急浪高，掀起白花花的汹涌波涛。

“弗朗索瓦·帕拉迪！……当然，父亲，我记得弗朗索瓦·帕拉迪。”

弗朗索瓦·帕拉迪听了很高兴，他这才回答适才老人提出的问题。

“不，夏德莱恩那先生，土地我没留下来。老人死后，我把东西、田产全卖光了。以后，我差不多一直在林子里干活、打猎，或者在米斯塔西尼的大湖地区，或在（牧草河）一带，跟当地的蛮族人作生意。我还在拉布拉多城混过两年。”

他的目光从萨米埃尔·夏德莱恩那身上瞟到玛丽亚身上。玛丽亚端庄地垂下眼睛。

“你们今天回家吗？”帕拉迪问道。

“回去，吃过午饭就动身。”

“见到你们，我十分高兴。因为，再过两三个礼拜，一解冻，我将去河上游，在你们家附近过。我是和几个比利时人一块到这儿来的，他们向蛮族人收购皮毛，我们将沿着刚解冻的清澈河水溯流而上。如果我们在瀑布上游，在你们的田庄附近宿营，晚上我一定去你们家串门。”

“说得对，弗朗索瓦，我们等你来。”

沿着佩里邦卡河，棣木筑成又长又稠密的丛林。不过，它们光秃秃的树枝，既遮盖不住河岸陡削的落坡，也遮蔽不了辽阔平原般的冰冻河面，更遮挡不住阴沉沉的树林边缘地带，这片树林紧靠对面河岸，只在可悲的参天挺拔的巨树丛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和可悲的光秃秃的冰封河面之间，让人看见几块狭窄的田地，田里往往还留下树墩，这些田地的狭窄真像是被这个野蛮地区的铁腕紧紧扼住一样。

玛丽亚·夏德莱恩那漫不经心地望着这片景象。对她说来，这景象既不可悲，也不可怕。从十月至来年五月，她向来见到的都是上述那些景象，或是另一些更粗野、更凄凉的景象，那些地方更远离人世，更见不着各种农作物。不仅如此，那天早上，周围的一切在她看来突然都变得温和了，明亮了；转变的原因是她感到安慰，感到某种珍贵、美好的东西现在她有指望得到了。也许是春天来了，也许……是另外一个教人喜悦的理由向她走过来，却不让猜出它的名字。

萨米埃尔·夏德莱恩那和玛丽亚到亲戚阿扎尔玛·拉鲁施家吃午饭，他们前一天晚上就在她家过的夜。这家人只有一位守寡多年的老妇人，还有她小叔子纳泽勒·拉鲁施老头。阿扎尔玛是一位身材高大、胸部扁平的妇女，她侧影的线条，无异于一个儿童。她讲话简直是放连珠炮，并且一边在厨房做饭，一边说个不停。她时而停下来，坐在客人对面：倒不是为了歇口气，而是为了示意她要说的话极为重要。可惜，她马上又得去给菜加佐料，或者往饭桌上摆碟子，所以，她只好边干活边自言自语，伴随着刀叉碗碟的碰撞声，还有带柄平底锅的响声。

豌豆汤很快烧好，端上了饭桌。两位男的谈他们开荒的进展情况，议论春季冰河的状况。

“你们晚上过冰河，真挺在行的，”纳泽勒·拉鲁施说，“不过，现在还行。我琢磨着你们差不多是最后一批过河的了。落坡下面的水流很大，何况，还下了三天雨。”

“人家全说，冰冻要过好久才化呢！”拉鲁施的嫂子反驳说，“你们两位再在这儿过一夜也好。晚饭后，村里的年轻人要来串门聊天，在您把玛丽亚带回树林之前，正巧可以让她高兴高兴。”

“她在圣·普里姆快活够了，总是串门聊天和唱歌游戏，几乎天天晚上如此。谢谢你们，我一吃过午饭就去套雪橇，这样，早早地就到家了。”

纳泽勒·拉鲁施老头提起早上教堂里的讲道，他认为讲得精采，令人信服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突然问道：

“您烤了吗？”

他嫂子吃了一惊，看了他好几秒钟，终于明白，他这是要面包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又问：

“您的水泵好使吗？”

这意思是说，饭桌上没有水。阿扎尔玛起身去取水。拉鲁施老头背着他嫂子，滑稽地向玛丽亚挤了挤眼。

“我跟她这样讲话，为的是转弯抹角，别把话说得太显眼，”他低声说道，“这样更有礼貌。”

房屋里，木板墙上糊着旧报纸，上面装饰着农机商和粮商们散发的年历，还贴有虔诚的宗教画片：一幅圣·安娜·戴·博普雷大教堂的复制品，几乎没有远景，色彩也很生硬；一幅教皇庇护十世的画像；一幅彩色石印画；画着圣母玛利亚，面色苍白，淡然微笑着，奉献出她那一颗心，这颗心鲜血淋淋，饰有金色的光环。

“这比我们家漂亮，”玛丽亚想。

纳扎勒·拉鲁施仍然转弯抹角向他的嫂子要吃的。

“您养的猪很瘦吧？”他问道，或者：

“您喜欢这个，喜欢本地的糖吗？我不知为什么，非常喜爱……”

阿扎尔玛递给他第二片肥肉，又从食柜里取出槭糖甜面包来。她对她小叔子反常的讲话方式十分气恼，要他像平时那样，要吃什么自己去拿，这时拉鲁施就和颜悦色地表示非常抱歉，以平息他嫂子的火气。

“对，对，我再也不这样说了；不过，阿扎尔玛，您不是听惯嘲笑的吗？如果在饭桌上接待像我这样的小伙子，是应该听见嘲笑声的。”

玛丽亚微微一笑，心想她父亲和他有点相似：两个人都是又高又大，灰色头发，脸色像皮革一样，目光炯炯有神，像魁北克的男子那样，他们永恒的单纯使他们的眼光保持永恒的青春活力。

父女俩刚刚吃过午饭就出发了。初春的雨融化了表层冰雪，经夜间再次上冻，变得出奇地光滑，在雪橇的冰刀下很快滑过。他们沿着弯曲的河道上行。那屹立在圣·让湖对岸的蓝色山岳，缓缓地消失在他们身后。

经过教堂时，萨米埃尔·夏德莱恩那若有所思地说：

“弥撒真美。咱们家离教堂这么远，我时常感到遗憾。也许，我们不能每星期日都来做礼拜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如人家运气好了。”

“这又不是我们的过错，”玛丽亚叹息道，“我们住得实在太远了！”

她父亲仍遗憾地摇了摇头。宏伟的礼拜仪式、拉丁文圣歌、点燃的大腊烛、庄严肃穆的礼拜天弥撒，这一切，每一回都激起他极度的热诚。走了一段路，他唱了起来：

总有一天，
我要去朝见她，
坐在她的宝座旁，
接过我的皇冠，
轮到我来统治……

他声音洪亮，调子准确，心醉神迷，引吭高歌。可是，没多久，他合上了眼；不知不觉，下巴贴到胸脯上了。他坐雪橇，免不了要打瞌睡。他的马猜测到主人像惯常一样昏昏欲睡，于是，它放慢了步子，最后，竟一步一步走起来。

“驾！夏尔·昂热纳。”

他猛然醒过来，伸手去摸鞭子。夏尔·昂热纳挺顺从，又小步跑起来。好几辈子以前，夏德莱恩那家跟一个名叫夏尔·昂热纳的邻居结下了冤仇，他家立即给当年那匹有点瘸的老瘦马起了这个名儿。这样，每天夏德莱恩那家的人一经过仇敌门前，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声呼喊：

“夏尔·昂热纳，讨厌东西！下流畜生！给我走，夏尔·昂热纳！”

争吵结束了，被遗忘了，这是100年前的事了。可是，夏德莱恩那家的人，一直管他家的马叫夏尔·昂热纳。

圣歌又回荡起来，嘹亮悦耳，洋溢着信仰的虔诚与狂热：

到天上，天上，天上，
总有一天，
我要去朝见她……

接着，睡意再次顽强地向他袭来。歌声消失了，玛丽亚捡起她父亲手中滑下的缰绳。

冻结的道路沿着冻结的河道伸延。越往前走，对岸的村舍越发稀疏，相互间凄凄凉凉地间隔得越远。每座房舍四周，均有一片开拓过的土地。在这片土地的后面和两侧，是沿至河岸的树林：墨绿色的柏树作背景，背景上特别显眼的是东一处西一处几株白桦树干，白生生、光秃秃，犹如颓垣断壁的寺庙的梁柱。

道路的另一边，狭长的垦殖地更宽阔而连续，人烟稠密起来了，好像到了村子的前沿。然而，在赤裸裸的田野后面，森林边缘举目可见，它像影子一般追随着道路，它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阴暗地带，置于白皑皑冷森森的大地和灰蒙蒙的天宇之间。

“夏尔·昂热纳，驾！”

夏德莱恩那大爹醒来，做了个习惯性的姿势，要摸鞭子，和和气气地吓唬他的马。然而，那匹马使劲跨了几步之后，又重新放慢了脚步。这时，大爹又睡着了。放在双膝上的两只手分开了，露出手套亮光光的掌心：这是一付马皮做的独指手套。他的下巴，埋在皮大衣又厚又密的翻毛里。

行了两英里后，出现了一个陡坡，并已进入密林。出村以后，平原上稀落的房屋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放眼望去，只见雪地里露出一大片光秃秃的树墩。连那些深绿常青的冷杉、云杉和柏树，也很罕见。死树干漫山遍野，躺在地上，覆盖着积雪。也有的还站立着，表皮已经剥落，遍体焦黑。活着的初生小树，为数不多，消失在这些枯木朽枝中。20

年前，这里曾多次失火，火势凶猛。小草和树苗在枯死的树干和烤焦的树墩之间，才刚刚破土而出。小丘连绵起伏，山路一高一低，同深海的巨浪相似。

玛丽亚理了理身上的皮大衣，把双手插在做橇篷的灰色山羊皮毛里。她半合上眼睛。这周围没有任何景色可供欣赏。在村落里，依照季节的变迁，或许建起崭新的房屋和谷仓，或许房舍不再住人，谷仓不再储粮了，它们坍塌，沦为废墟。树林里的景物变化异常缓慢；没有极大的耐性，便不可能发现或记录下点滴的变迁。

一路上，唯有那匹马保持着清醒的意识。在坚硬的雪地上，雪橇顺利滑行，时而掠过一些树墩。这些树墩子齐着车道沟，直立在道路两旁。夏尔·昂热纳沿着回家的路七弯八转，准确无误；下坡时，它大步疾走；爬坡时，它缓步慢行。这匹识途的老马十拿九稳，把主人拉回宅院台阶前，无须费神吆喝，更不必用缰绳强拉硬拽。

又行了几英里。森林又向两边分开，让河流重新出现。他们从高原上最后一座小丘，滑行到几乎与冰河在一个水平面的路上。在一英里长的上坡岸边，排列着相隔极远的三座房屋，看上去它们比村里的房屋更原始，更简陋：这三户屋后面，几乎见不到垦田，几乎也没一丁点儿夏季作物的踪迹；好像盖这些房子唯一的目的，是要表明此地并非荒无人烟。

突然，夏尔·昂纳热向右转弯，挺直前腿，放慢速度下坡，而且，在冰河岸边嘎然止步。夏德莱恩那大爹睁开两眼。

“瞧，爸爸！”玛丽亚说，“到河边了。”

他抓起缰绳，然而，在赶马迈步之前，他好几秒钟一动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